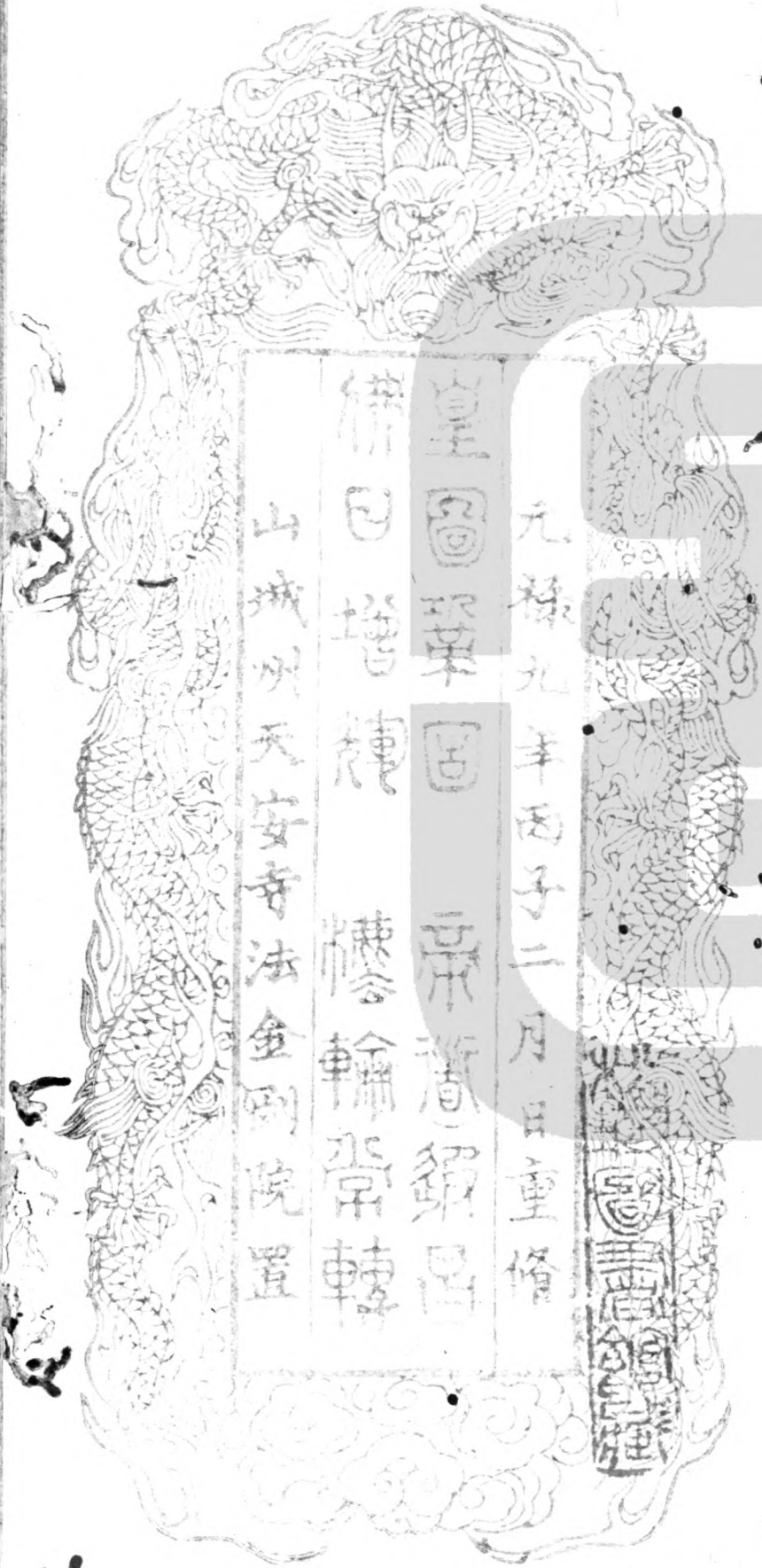


有部毘柰耶

才二十三

三百六
而三

49924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國聖國 帝道紹昌

佛日增輝 懋德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三 而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勸織師學處第二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夫婦二人俱
作邪行與外私通事廣如前從非親居士乞
衣具說緣起乃至彼婦告其夫曰聖子大德
邬波難隨類於我等為說法要我等於彼未
表敬心衣食之中宜伸供養長者報曰賢首

善哉應作婦曰我有細縷今某織師織作鉢

吒言鉢吒者謂是大氎與袈裟量同摠為一

此日鉢吒也持與大德邬波難隨今其被服便

將纒線與彼織師告曰賢首汝以此纒織條
鉢吒擬奉大德鄔波難陀織師曰如是為作
時彼使女聞是說已作如是念我以此言當
告大德鄔波難陀今彼歡喜時鄔波難陀晨
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舍見彼使女
掃灑門庭遙見鄔波難陀放笏而禮自言聖
者我有喜言敢欲相告報言欲道何事女曰
宅主夫婦欲以鉢吒奉施大德鄔波難陀曰
世間貪求我當一數此之使女亦復諳知即
告女曰汝今弄我報曰豈敢相弄鄔波難陀
曰若其實者家長瞋時當為求懺若其虛者
多與汝杖還令依舊衣食不充女復報曰若

大德不信應往某處某織師家目自觀見即
復往彼到織師舍告言賢首此之鉢吒欲爲
誰織織師報曰此爲大德鄔波難陀即便告
曰汝頗曾識鄔波難陀不報言我不曾識報
曰我是鄔波難陀賢首此之鉢吒本爲我織
宜可長伸復令寬廣彼便荅曰聖者如其線
少何處求之報言長者自當相與我亦復當
與汝勞直即便捨去更於後日著衣持鉢入
城乞食次至勝鬘夫人所住之宅便爲敷座
令其安坐夫人禮足在一面坐爲聽法故時
鄔波難陀即爲說法旣聞法已白言聖者今
自頗有受請食處爲巡門乞耶鄔波難陀報

善巡乞勝鬻夫人便作是念誰有施食能過
於我即便取鉢以好美團盛滿授與彼受得
已願言無病出門而去即便往到織師之家
報言賢首汝當展手既見展已持一美團授
與令食彼既食已問言氣味何似荅言聖者
此歡喜團極成美妙問言汝曾得此美好食
耶荅言實未曾食報言可展衣裾彼即展裾
以鉢美團悉皆傾與報言賢首為我好織我
更時時知汝辛苦於廣長中更可增益報言
縷線誰當見添鄔波難陀曰施主邊索後時
線盡往施主家于時夫在婦無報言長者我
今縷盡當為添之長者即便以縷相與復還

縷盡更就家索于時婦在夫無報言大家我
今縷盡更爲添之其婦即便以縷相與復還
縷盡更就家索于時正屬夫婦皆在報言長
者爲織鉢吒其縷復盡可更相添婦曰所織
鉢吒豈更增大夫問婦曰我曾添縷汝亦添
之報言我添長者曰豈可鉢吒倍更增廣織
師報曰豈是新增初張機曰大德親來於廣
長中令我增益我使用語而更增廣婦便念
曰吾今試往看彼鉢吒其狀何如即便持縷
至織師宅見其鉢吒極甚廣大堅密嚴好即
便努目含瞋告曰我此上疊不與苾芻我當
爲彼更織餘疊語已便去時鄔波難陀時時

來問咄男子衣欲了未織師報曰我雖欲了
仁今未了鄔波難陀曰汝言何義報言彼長
者婦觀見鉢吒努目含臆作如是語我此上
氎不與苾芻我當爲彼更織餘氎鄔波難陀
告曰男子知我於汝有恩情不報曰極知所
遺美團食猶未盡報言男子見我在彼長者
宅內汝當持氎至彼相還織師曰聖者宜去
待我片時撩理餘纒送至彼家鄔波難陀即
往其宅背門而坐時長者妻便來禮足向門
而坐時彼織師持鉢吒至其婦遙見舉手相
遮不令其進于時織師佯不相見低面而入
便以鉢吒置婦懷內告言此是鉢吒時鄔波

難隨即便覽取爲其呪願廣說如前婦便報
曰聖者待長者來自手持施鄔波難隨曰我
且爲染長者若來以仙人服如法相施婦便
報曰聖者世尊有說白色爲勝報曰仙人服
勝我爲染之即便離座出門而去時彼織師
從婦索直報言男子汝今失我鉢吒更從索
直即宜疾去其將衣者從彼覓錢是時織師
即便疾詣鄔波難隨所報言聖者還我織價
報言汝宜可向長者處求即便還來至長者
處從索織價長者瞋怒同前發遣復至鄔波
難隨所從索衣直報言更去彼當還汝即便
復去報長者曰還我衣價彼便大怒而報之

曰汝若休去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
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聞是語
已還至鄔波難陀所告言聖者彼長者婦期
剋於我汝若停息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
破瓦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唯
願聖者愍我貧人當還織價鄔波難陀告曰
男子若他爲我織衣服時令我還價者我今
豈有三衣鉢耶汝苦索者可來共筭汝所得
我美團之類計直幾多且論麵價乃至酥油
糖蜜香物之屬及至筭了過其織價報言男
子汝處却負我錢因何從索織價久立日中
困而放去時彼織師旣得脫已極生嫌賤作

罵詈言沙門釋子不知猷足恩義與我更徵
其價非真沙門有何正法諸苾芻聞以事白
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汝實作
如是不端嚴事耶荅言實尔世尊種種訶責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爲苾芻使非
親織師織作衣此苾芻先不受請便生異念
詣彼織師所作如是言汝今知不此衣爲我
織善哉織師應好織淨梳治善簡擇極堅打
我當以少多鉢食或鉢食類或復食直而相濟
給若苾芻以如是物與織師求得衣者尼薩
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及餘諸類親非親
義及七種衣廣如上說先不受請者謂未曾
告知便生異念者謂心欲求衣詣彼織師等
者謂自述其意為我織者明為己身應好織
者欲令衣長善應量故淨梳治者欲令衣廣
及鮮白故善簡擇者謂除其結令精細故極
堅打者欲令滑澤及密緻故我當以少多鉢
食者謂與五種珂但尼食五種蒲膳尼食或
以鉢食之類者謂以生穀等與之或復食直
者謂與其價言苾芻者謂鄔波難陀以如是
物者謂是上事得衣者謂衣入手泥薩祇者
並如上說此中犯事其相云何若苾芻為求

衣故從座而起整理衣服持二五食等至織師所而授與之勸令好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即犯捨墮親非親等並如上說

奪衣學處第二十五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常法如是若與他出家及受圓具若彼門徒共住之時未知師主行惡行者便與共住若其於後知其行跡即便棄捨與善苾芻而爲同住惟除佛教每日三時來詣師所恭敬禮拜時難陀苾芻有一共住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慙耻追悔爲心於諸學處愛樂尊重彼未曾知難陀惡行與之共住旣知行跡

即便捨之與善苾芻而爲同住除三時禮于
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苾芻世
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
者應撩理衣服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至
苾芻所如教宣告時難陀苾芻聞是教已便
告鄔波難陀曰世尊有教欲去遊行我等住
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
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衆
圍遶多飲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今寧
可將一故識苾芻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
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時鄔波
難陀聞已作如是語阿遮利耶仁今捨棄金

鉢求瓦盂耶仁之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慙耻
追悔爲念於諸學處愛樂奉持彼尚懷耻不
來餘人豈來相逐然佛世尊說四攝事謂布
施愛語利行同事若行此者彼或容來我等
皆無誰肯同住是時達摩有僧伽肱稍多故
破有人與豔更欲造新便作是念我今當去
問鄔波馱耶欲造僧伽肱便持所得豔往難
陀所時有乞食苾芻見達摩去問曰具壽達
摩欲之何處彼便報言我有故僧伽肱今得
此豔往問鄔波陀耶欲更新造乞食苾芻聞
而告曰汝若更造新大衣者此之故物當與
我來報言好是時達摩至難陀所自言鄔波

馱耶我僧伽肱故今得此氎欲造新衣故來
請白時鄔波難陀報難陀曰阿遮梨耶今正
是時難陀報曰具壽達摩我有僧伽肱今持
與汝何用造新達摩報曰不須鄔波馱耶我
但縫此而作大衣鄔波難陀告曰達摩我昔
別聞今時別見我此聞汝常懷慙耻追悔爲
心於諸學處愛樂奉持我實不知汝違師教
豈可汝師相勸爲惡是時達摩聞尊者責默
然無對難陀便以僧伽肱而授與之彼便受
作如是語鄔波馱耶當受此氎難陀告曰具
壽達摩我豈共汝換易衣耶此氎汝自受用
達摩便念我今何用此癡物耶即便白師我

今欲將此蠶施與僧伽曾有乞食苾芻從覓
故僧伽肱今欲與彼師曰隨意即以蠶施僧
僧伽肱與乞食者達摩便於他日著僧伽肱
禮親教師足是時難陀報達摩曰具壽阿難
隨傳世尊教今者欲向人間遊行能隨從者
可撩理衣服我等若住於此日歷百門方能
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
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眾圍遶多飲濁水設
樹下坐亦無由得我等宜應讚歎三寶在前
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
養達摩報曰鄔波馱耶若從佛行有十八種
利然鄔波馱耶將爲過患我今情樂從佛世

尊難陀報曰具壽汝隨我去達摩報曰鄔波
馱耶我不前行願隨佛後難陀瞋忿即便告
曰愚癡物我豈爲福與汝大衣本意望汝隨
我後去若不去者還我衣來我不與汝是時
達摩即自思念我寧無衣不能共此六惡行
人相隨而去容生過惡即還彼衣今時世尊
大衆圍遶廣如上說隨路而去諸佛常法將
欲行時猶如象王全身右顧勿令徒衆被服
乖儀便見達摩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履見
已便告具壽阿難陀曰阿難陀豈安居後苾
芻不得衣利耶阿難陀白佛言大德苾芻得
衣佛言若得衣者何意達摩苾芻但著上下

二衣欲人間遊踐時具壽阿難隨具以因緣
而白世尊世尊告曰豈有苾芻與他衣已而
更奪耶

尔時世尊以此因緣問難隨曰汝實奪衣荅
言實奪佛以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先與苾芻衣彼於後時惱瞋罵詈
生嫌賤心若自奪若教他奪報言還我衣來
不與汝若衣離彼身而自受用者泥薩祇波
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釋子難隨與苾芻者
謂是達摩衣有七種如前廣說與衣者謂與
共住門人或復餘類後時者謂於別日惱瞋

罵詈生嫌賤心者謂身語心現瞋恚相自作
使人奪取彼衣離身者謂搃離身自受用者
謂屬己也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前說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三種相謂身語二俱身
者若先與衣後懷瞋恨手自奪取或牽或挽
然中不言乃至衣角未離身時得惡作罪離
身之時便招捨墮是名身業語者謂出其言
而奪彼衣不動身手結罪同前二俱者謂以
身語而奪其衣結罪同前言教他者若教苾
芻奪彼衣時衣未離身二俱惡作若離身者
俱得波逸底迦主有捨過若教尼奪罪亦同
此下言三衆皆得惡作若諸俗人男女奪者

得無量罪無犯者有二種一為難事二為順
教言難事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於恐怖等
處或在非時河岸涉險恐其失落強奪取衣
此皆無過言順教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與
惡知識而為狎習或同路去奪取其衣勿令
造惡是名順教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

急難施衣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逝多林於聚落中
有一長者信心賢善於阿蘭若中奉為僧伽
造一住處種種莊嚴悉皆具足有六十苾芻
而住於此四事供養無不豐贍是時長者遇

病身亡從此已後供養斷絕時諸苾芻詣其子所告言賢首汝父造寺供養六十苾芻衣食豐足汝今頗能作是事不子荅之曰有能施百或有施千乃至一億或有自身而不能濟我今不能如父供養時諸苾芻聞是語已悉皆捨去于時有二年老苾芻是此村人出家離俗自行乞食住此寺中後於異時北方賫旅旣見其寺即便俱入高聲讚歎周旋制度徧觀房宇皆見空虛便作是念應是苾芻宴默而住或可往詣晝日閑林更復細觀見二老者即便告曰阿遮梨耶此寺苾芻今在何處即以上事而具告知賫主聞已告同旅

曰我於長夜常有此念善哉我於何時得爲
僧伽造一住處安置苾芻衣食供養此寺造
訖現無施主我當補處供養衆僧即便張一
大氈以物置上告諸人曰君等若能見隨喜
者幸可量力各出少多共求福事時諸賁人
各持惠施便獲多物于時賁主告老苾芻曰
阿遮梨耶此物擬供六十苾芻於此安居以
充衣食直此是月八日直此是十四十五日
直此是供病醫藥直此是衣利有好苾芻招
嚮住此我至夏末當更重來一百苾芻隨力
供養作是語已禮拜而去一老苾芻報同伴
曰今多獲利誰當截舉報言小者當舉其時

小者即爲舉之誰復當往室羅伐城喚諸苾
芻來住於此報言小者小者荅曰我已掌衣
二當自去時老苾芻即便往詣室羅伐城向
逝多林六衆常法恒令一人住寺門首時鄔
波難陀在門首住遙見老苾芻來駿如荻華
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老者宿從何而來告
言善來善來大德彼告曰敬禮阿遮梨耶敬
禮鄔波馱耶鄔波難陀即生是念此是摩訶
羅不辨尊卑即問之曰老叟從何處來荅曰
我從某處毗訶羅來告言老叟爲是毗訶羅
爲是毗伽多彼便問言何謂毗訶羅何謂毗
伽多荅言衆事豐贍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

毗伽多報言往昔毗伽多今日毗訶羅鄔波
難陀曰何意如是報曰北方賫人來入寺中
捨財供養須六十人我今故來喚苾芻衆鄔
波難陀聞斯語已即作是念今此老叟勿令
入寺竺曰汝欲於此該誘苾芻老叟知不勝
光大王種種衣食供養苾芻及勝鬘夫人行
兩夫人并刹帝利給孤獨長者仙授古舊毗
舍佉母善生夫人更有衆多淨信婆羅門長
者居士等上座日日常爲呪願諸有苾芻未
來至者情樂欲來現在衆僧歡心樂住四事
供養曾無闕乏世尊大師親爲說法法食兩
途皆無闕少若其大衆知汝欲來該誘苾芻者

必當與汝作驅擯羯磨然我兄弟現有六人
人各有十弟子為愍汝故我等當行時老苾
芻報鄔波難陀曰聖者我欲暫往禮世尊足
方還故居鄔波難陀作是念若有諸餘黑鉢
之類聞斯告時在前而去即便報曰老叟汝
豈不聞佛說頌言

諸法心為首

心勝心速疾

由心清淨故

讚歎并身禮

當受勝妙樂

如影鎮隨形

時鄔波難陀說此語已即捉其項按使低頭
汝應口道南謨佛陀南謨達摩南謨僧伽彼
便告曰阿遮梨耶我今渴乏應求水飲鄔波
難陀報言老叟可於此住我以汝瓶添水令

滿於此飲之即便取水令其飲訖報言老叟
即宜可去更莫久留遠送登途勿令其返六
衆常法至日暮時同聚一處有善惡事皆相
報知

時鄔波難陀便入寺內告六衆曰諸具壽我
等何時免此辛苦彼問曰大德頗有少多竒
異消息報言有某處聚落有毗訶羅北方賈
人來至其所情樂供養六十苾芻衣食豐足
無所闕少諸人聞已咸云我去我等於彼作
安居不鄔波難陀曰不於彼處而作安居我
等往彼於前夏中皆食噉已還來至此作後
安居即將門徒隨路而去既至彼已舊住二

人遙見來至報言善來善來諸具壽即便授
與房舍卧具及諸小座安水器物于時六衆
作如是議我等遠來有所求覓其所爲事宜
共觀瞻即語老苾芻曰現有利養可將出來
時二苾芻稟性質直所有利物並將出現此
是六十苾芻供安居物此供常食此是月八
日十四十五日所費之直此是醫藥所須及
供衣之利是時六衆檢見利物自相謂曰此
二老慳不肯施設精妙食噉供養衆僧然此
老叟已爲守護僧家資具頗成勞苦宜應放
免驅役之事時二老人旣蒙放免極生歡悅
六衆相謂我等應差能檢校者日日之中能

爲僧伽作十八種竒妙餅菓供養僧者即便
差作知事之人彼受僧教日日常營上妙飲
食未久之間財物罄盡時知事人於上座前
白言大德僧家食直今並已盡惟餘一日上
座告曰具壽若戒不具者可待節日我等戒
行具足豈待日耶現有八日十四十五日擬
供養者皆預噉之其受事人依教即營悉皆
食訖復白衆曰餘一日食在上座報曰五取
蘊身常嬰病苦所有藥直亦可噉之現有衣
資亦須分却各自持去隨路而歸即便相與
分其衣直復白衆曰一日粥在鄔波難陀告
知事曰喚老叟來報曰汝本請僧云三月內

供養豐足未滿一月悉皆罄盡彼二荅曰豈
可施主遣日日中作十八種奇妙餅菓常食
好食上座報曰老叟得食之時低頭食噉今
聞罄盡出嫌賤言邬波難陀告知事人曰此
二老叟衆應與作驅擯羯磨有餘復云汝二
老人疾當求懺若更遲者又事低頭項筋舒
脫彼二即便對衆求懺補捺伐蘇告大衆曰
諸具壽此二老人稟性愚直大衆慈悲可共
容恕大衆即便布施歡喜邬波難陀報老叟
曰此聚落人全無信敬我等於此乞食難求
若更有餘即可擎出必其無者我等當行彼
二荅曰大德更無遺子時六十人悉皆隨路

往室羅伐城既至彼已咸坐後夏三月既了
彼舊賣人還來至此同前入寺讚歎禮拜巡
房重見二老苾芻問言寺內苾芻今何所在
報言賢首此無苾芻賣人曰豈不我云請六
十苾芻於此坐夏時二老人具以事告賣主
報曰仁於何處請得苾芻報言六衆苾芻并
其徒伴賣主報曰仁往大海取假瑠璃豈逝
多林更無餘人仁等何因但請六衆是時賣
主及諸賣人各生嫌賤沙門釋子無有耻媿
破壞淨法我等初起信牙即令摧折諸苾芻
聞以事白佛佛言夏中分物有此過上故諸
苾芻不應夏中分夏利物若夏中分者得越

法罪此是緣起尚未制戒即於尔時於此城中苾芻尼大世主常修寂定所有門徒亦皆宴寂法與苾芻尼常樂持經所有門徒亦持經藏斯之二人同居一寺若大世主門徒從定起已時法與尼告門徒曰諸妹世尊聽許諸苾芻尼出家圓具皆是大世主勸請之力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作無常觀是時門徒隨教而作若法與門徒讀誦之時大世主告門徒曰諸妹如來出世尊於三大劫修諸苦行無量百千六波羅蜜多悉皆圓滿證無上智斯等皆爲饒益有情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

妹汝等亦應誦無常經是時門徒隨教而作
時二苾芻尼及諸門徒相將護故所修善品
不能增進如華少水有鄔波索迦名毗舍佉
於法與苾芻尼深生敬信彼於苾芻尼所須
資具皆隨意與時毗舍佉曾於一時至法與
尼所爲申禮敬既至其所尼便告曰鄔波索
迦多苾芻尼共在一處而作安居更相護惜
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華少水汝頗能與苾
芻尼衆別造寺不彼即報言聖者我大有物
而無其地地皆屬王我無由得法與報曰必
其能者我爲白王望得其地毗舍佉曰若得
地者當爲造寺時法與尼即便往詣懸壘夫

人所是時夫人見法與來告言善來善來聖
者可於此坐尼旣坐已便禮雙足告言聖者
何意得來報言夫人我今欲爲諸苾芻尼造
一住處然地皆屬王無處能作我爲地故欲
白王知夫人報曰聖者當去我爲白玉時法
與尼呪願無病從座而去是時夫人往詣王
所白言大王王於今日獲得大利聖者法與
苾芻尼來至王宅王言聖者何爲得來夫人
報曰聖者意欲爲苾芻尼造一住處彼言大
地皆屬於王爲求地故欲有啓白王便荅曰
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
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趣任情修造是時

夫人得王教已令使往報聖者王今隨願王
言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
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時
法與尼聞是教已具報毗舍佉知時勝軍王
有二將帥一名善劍二名善弓當余之時善
劍持兵出師他處是時彼婦與外私通近彼

家邊有空閑處法與求地遂便至此法與報
曰此中造寺形勝可愛時毗舍佉即於此地
造寺興功未久之間寺便成立時苾芻尼遂
與門徒於此居止時善劍軍旋師歸故彼之
婦女隨意遊從時彼諸人尋逐得已將還至
舍以杖打之悉皆號叫出大音聲諸尼皆來

白法與曰聖者我避天雨返溺河中時法與
尼聞是語已作如是念彼諸人等有善根不
即便觀察知有善根繫屬於誰皆在我所即
報門徒曰諸妹爲欲化度當忍受之時法與
尼遂以瓦盆置於一處告門徒曰諸妹所有
殘食皆當置此時彼諸尼有殘餅食皆安於
此時小男女來入寺中若是男者時法與尼
以油置手令自摩頭以其殘餅而授與之若
是女者時法與尼自持香油塗其頂上皆以
殘餅與之令食時諸男女得餅菓已悉將歸
家其母見已皆問之曰汝於何處得此餅來
荅云聖者法與惠我令食諸母聞已皆作是

念觀此憐愛便是聖者法與助我養兒由此
事故便於尼處敬信倍深各生是念若我夫
主更去征行我等皆當詣聖者所承事供養
便於後時彼之夫主從軍而去時法與尼知
彼諸女堪受化度便遣門徒灑掃庭宇以新
牛糞而塗拭之并安澡豆及以淨水嚴設香
華并供養具美音聲者差令讚佛時彼婦人
夫主去已皆相呼命來入寺中至法與所時
尼見已報言善來姊妹彼皆敬禮共相問訊
授以澡豆灌以淨水令洗手已悉與香華教
其右旋供養制底歌詠讚歎既供養已時法
與尼於大衆前就座而坐時諸婦女皆致敬

已當前而坐爲聽法故時法與苾芻尼觀衆
根機界性差別隨其意樂而爲說法令彼諸
女心得開悟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
十種薩迦耶見山皆得預流果廣說如前離
三惡趣得涅槃道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
生乃至不飲酒成鄔波斯迦

時諸婦女禮尼衆已各並歸舍旣至舍已灑
婦家庭以新牛糞淨塗拭訖威儀庠序寂止
而居後於異時夫主迴軍各在途中而作是
念我家中婦共何男子行非法耶時彼諸婦
聞壻歸還皆共出迎旣相見已報言善來善
來聖子辛苦即各引還至其居宅時彼諸婦

各與其夫香油塗身湯水沐浴供以美食冠帶華纓時彼諸人各作是念希有今日禮節威儀皆問婦曰何意今者供給異常婦各白夫聖子知不我蒙聖者法與苾芻尼爲說妙法能令我等於生死中雖復流轉極重煩惱不復現行猶如往日時彼夫主各生是念聖者法與能調難調我之妻室於昔日來多造邪行我以種種杖楚苦言責罰然不能改由蒙聖者爲說法故便得調伏此則聖者惠我大恩我等宜應共白王知往至寺中禮拜聖者時法與尼觀彼根機堪受化度即便掃灑房宇廣說如前令彼諸人皆得見諦讚歎希

有如前具說乃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作如是語聖者我從今日乃至不以故心損蟻子命然而我等持刀自活今時斷殺其欲如何尼便報曰賢首執無鏃箭待無弦弓手把木刀勿生害意諸人荅曰我等奉行彼諸軍士既見諦已不飲酒不博奕不行邪行由斯家業受用豐饒所有魚馬養餒如法亦皆肥盛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王邊隅逆命發兵往征所去軍師皆被他敗復令將去還遭沒落時國大臣進白王曰邊隅兵盛王師日羸王不親行彼難剋伐王聞是語即便宣令普告諸人於我國中持刀活命者悉皆隨我伐彼

不臣王有二軍一名善劔二名善弓王既出
已令善劔先鋒善弓後殿王見前軍人馬肥
盛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
劔軍前鋒而去時王迴顧見其後軍人馬羸
瘦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
弓軍以爲後殿王曰卿等豈可給軍糧不平
等與大臣白言均平給與主曰喚來彼便喚
至王親問曰汝軍得糧豈不均等白言大王
得料相似王曰何故前軍人馬肥盛汝之軍
衆羸瘦如是彼白王曰我等若執無鏃箭持
無弦弓手把木刀不欲傷害所有兵器賣以
充食我等軍兵亦皆肥盛王聞此語問前軍

曰汝等豈可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
不欲傷害白言實尔王曰汝等豈欲將我至
彼令他殺耶即便白言豈可器仗而能鬪戰
終須人力方破彼軍王聞忿怒告云若器仗
不能戰人能戰者汝等宜去降破彼城作是
語已王便迴駕時前軍人詣法與尼處告言
聖者王遣我等往伐彼城我等今時欲作何
計法與報曰賢首仁等但去至彼邊城必當
得勝然每於宿處誦三啓經既至邊隅圍彼
城郭即於其夜通宵誦經稱天等名而爲呪
願願以此福資及梵天此世界主帝釋天王
并四護世及十八種大藥义王般支迦藥义

大將執杖神王所有眷屬難陀鄔波難陀大
龍王等

時彼軍人聞法與苾芻尼所說事已即便禮
足歡喜而去每於住處誦三啓經既至彼已
徧圍城郭即於是日通夜誦經時彼將軍依
法與尼所教之法遂廣爲呪願如前具說并
設祭食供養天神當尔之時北方多聞天王
須往衆多藥叉集處聞諸軍衆說呪願聲便
生是念誰稱我名而爲呪願遂俯觀察見諸
軍衆復作是念我此法弟非處驅馳即告般
支迦藥叉將軍曰此之軍兵是我法弟非處
驅役汝等宜應降伏此城付彼軍衆藥叉敬

諾即便去斯不遠化作軍衆象如大山馬形
如象車如樓閣人等藥叉時城內人遙見軍
來生大恐怖共相告曰國之與命何者爲先
國破更求命斷難續宜當保命豈顧城耶遂
即各捨兵器開大城門自繫其頸求哀乞命
時善劍軍見斯事已各起悲憐不加殺害取
其將師并諸封直皆大歡喜返旆而歸到其
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兵衆及封直之物王極
欣慶告軍人曰所將封直用賞勞勤俘虜諸
人設盟還放時善劍軍人便作是念我等出
師安隱歸故斯等皆是聖者法與威神之力
遂相謂曰由聖者力使我得勝今持此封直

供養聖者即便持物往至其所報言聖者我等保命戰勝言歸國王歡喜賞賜豐贍今持至此略表丹心唯願慈悲爲受斯物法與報曰賢首若於三寶不興供養雖生天上而受貧苦汝等宜應於佛法僧而興供養當令汝等於長夜中常受安樂時彼諸人蒙斯教已皆往逝多林請佛及僧於三月夏安居內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於日日中每於食前供養三寶於食後時聽聞妙法初夜後夜繫念思惟後於異時復有邊隅不臣王命時王遂勅善弓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時善弓軍白大王曰我兵羸弱彼軍強盛可令彼去我更

後番王命善劍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彼
軍白王我番已了未合軍行王曰且應此番
後當免汝時彼軍人承王教已共相議曰前
伏彼城是藥義衆威神之力我今更去定死
無疑然而我等於三月內請佛及僧隨有所
須悉皆供給我等宜可奉彼夏衣從軍而去
即持衣物往逝多林于時世尊宴默而坐諸
人持物詣苾芻所白言聖者我等被使往伐
邊隅於彼戰亡難期再入此是夏中施物幸
為受之時諸苾芻報言賢首大師世尊已制
學處不許我等夏內分衣我不敢受報言聖
者幸當受取置在一處待夏了日衆共分

諸人以衣置一房中便捨而去時彼諸人持
先器仗師旅而出時給孤獨長者見而問曰
君等何之報言長者欲往征行長者報曰豈
非君等先已征還荅言行了若尔何故復更
征行報言王遣我等且應此番後當相免長
者報曰且住於此我爲白主是時長者便詣
主所白王曰王今何意使善劔軍王曰某城
叛逆令往討之長者曰彼當番未王言已去
長者曰若如是者何故頻行王曰後番放免
長者曰王今知不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
木刀能降他不然彼軍人皆是佛子乃至蛄
蟻不故斷命前去征討乃是藥义天衆爲伏

彼城今者重行恐將沒落豈非大王傷害佛
子是時大王知是佛子告大臣曰當宣我教
告毗盧宅家使知從今已去有征行處更勿
差遣善劍軍人時諸苾芻夏安居了往諸人
所報曰賢首我隨意事訖有衣與我彼便報
曰聖者我先與之彼處應取時諸苾芻開房
取物但見螻蟻土封積成犬聚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應差藏衣苾芻若苾芻五法不
具者此不應差差不應作云何爲五謂有愛
恚怖癡藏與未藏不能曉了五法具者此即
應差差應令作云何爲五謂無愛恚怖癡藏
與未藏善能曉了如是應差先當勸喻一苾

芻曰汝某甲能與僧伽於夏三月中藏護衣
不若言能者應敷座席次鳴犍稚以言白訖
僧伽盡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尔時世尊讚
歎持戒及尊敬戒者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威
儀嚴肅知量而受隨順苾芻所行之法爲宜
說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
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前三月夏安居十日未至八月半未滿
有急施衣苾芻須者應受乃至施衣時應畜
若過畜者涅槃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佛法中人十日未至八月半者謂
去隨意時有十日在前三月夏安居者非後

安居也有急施衣者有其五種云何爲五或
爲自病故施或爲他病者故施或將死時施
或爲死亡故施或將行時施苾芻須者謂心
樂欲衣者謂七中隨一應受者謂受嚼已隨
意分之乃至施衣時應畜者謂舉藏也何謂
施衣時謂不張羯耻那衣一月若張羯耻那
衣五月是謂爲時過此非時若過此時不作
分別而畜衣者犯捨墮捨之法式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若於夏內分夏利
養或過時而畜皆得捨墮若於十日中得五
種急施衣分之無犯若在夏中或時施主欲
得自手而行施者取亦無犯若其差得藏衣

苾芻或可施主作如是語我行還自手當施
雖過時分畜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
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而

篇反之九 裾居音 努乃古 咄丁骨 續其位 緻直利

珂反苦 何 膳反時 肩 踐賤音 攜携同 荻華下 徒的 反

該誘下 音俱大 反 佉 法反 迦 餐食下 正 低佞同 子

居列 將師所 上 去聲 頂 反 溺反 的 訖訖下 音信 鏃反 祖木 奕

亦音 饑反 紆瑞 旃反 薄妹 俘虜上 音芳于下 盟音 叛逆

叫音 討反 仲老 蛄蟻上 音 蟻樓上 音 杜反 徒古

